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正式记录

第二十二年

第一三九三次会议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一日

纽约

目次

	页次
临时议程 (S/Agenda/1393).....	1
通过议程.....	1
西南非洲问题:	
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二日智利、哥伦比亚、圭亚那、印度、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土耳其、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南斯拉夫和赞比亚的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397);	
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二日阿富汗、阿尔及利亚、柬埔寨、喀麦隆、中非共和国、锡兰、乍得、刚果(布拉柴维尔)、刚果(民主共和国)、塞浦路斯、达荷美、埃塞俄比亚、加纳、几内亚、伊朗、伊拉克、象牙海岸、牙买加、日本、约旦、肯尼亚、科威特、黎巴嫩、利比亚、马达加斯加、马来西亚、马里、毛里塔尼亚、摩洛哥、尼泊尔、尼日尔、菲律宾、卢旺达、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拉利昂、新加坡、索马里、苏丹、叙利亚、泰国、多哥、突尼斯、乌干达、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上沃尔特和也门的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398及Add.1/Rev.1及Add.2).....	1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第一千三百九十三次会议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一日星期三下午四时在纽约举行

主席：**米格尔·索拉诺·洛佩斯先生**
(巴拉圭)。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阿尔及利亚、巴西、加拿大、中国、丹麦、埃塞俄比亚、法国、匈牙利、印度、巴基斯坦、巴拉圭、塞内加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临时议程(S/Agenda/1393)

1. 通过议程。
2. 西南非洲问题：

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二日智利、哥伦比亚、圭亚那、印度、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土耳其、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南斯拉夫和赞比亚的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397)；

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二日阿富汗、阿尔及利亚、柬埔寨、喀麦隆、中非共和国、锡兰、乍得、刚果(布拉柴维尔)、刚果(民主共和国)、塞浦路斯、达荷美、埃塞俄比亚、加纳、几内亚、伊朗、伊拉克、象牙海岸、牙买加、日本、约旦、肯尼亚、科威特、黎巴嫩、利比亚、马达加斯加、马来西亚、马里、毛里塔尼亚、摩洛哥、尼泊尔、尼日尔、菲律宾、卢旺达、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拉利昂、新加坡、索马里、苏丹、叙利亚、泰国、多哥、突尼斯、乌干达、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上沃尔特和也门的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398及Add.1/Rev.1及Add.2)。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西南非洲问题：

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二日智利、哥伦比亚、圭亚那、印度、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土耳其、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南斯拉夫和赞比亚的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397)

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二日阿富汗、阿尔及利亚、柬埔寨、喀麦隆、中非共和国、锡兰、乍得、刚果(布拉柴维尔)、刚果(民主共和国)、塞浦路斯、达荷美、埃塞俄比亚、加纳、几内亚、伊朗、伊拉克、象牙海岸、牙买加、日本、约旦、肯尼亚、科威特、黎巴嫩、利比亚、马达加斯加、马来西亚、马里、毛里塔尼亚、摩洛哥、尼泊尔、尼日尔、菲律宾、卢旺达、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拉利昂、新加坡、索马里、苏丹、叙利亚、泰国、多哥、突尼斯、乌干达、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上沃尔特和也门的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398及Add.1/Rev.1及Add.2)

1. **主席：**按照以前安理会的决定，如无异议，我提议邀请圭亚那、土耳其、智利、印度尼西亚、南斯拉夫、尼日利亚、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赞比亚和哥伦比亚的代表到安理会大厅一侧指定的席位就座。如其中那位代表愿意发言，自当请他到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E.A.*布雷思韦特先生(圭亚那)、*O.*埃拉尔普先生(土耳其)、*J.*皮涅拉先生(智利)、*H.R.*阿卜杜勒加尼先生(印度尼西亚)、*Z.*亚齐奇先生(南斯拉夫)、*A.*克拉克先生(尼日利亚)、*M.A.*科尼先生(阿

化。这里有联合国宪章供我们使用。宪章规定有诸如第七章内的一些条款，应该用来取得必要的结果。

26. 还有另外一些途径供我们探索。运用我们秘书长的影响和智慧是否适当呢？这并不意味着要对一个愿为世界和平不断努力的人加上额外负担。更确切地说，这就是要利用秘书长办公厅的政治职能作为一种手段，而这个办公厅也是联合国的一个主要机构。

27. 秘书长已模范地执行了第二四五（一九六八）号决议中提出的要求，我们要感谢他的这种可贵的贡献。现在我们也许可以请求他对这个问题的政治方面亲自进行更直接的斡旋。

28. 作为最后一点，让我再说明一下，在会员国中有一个日益增长的愿望，就是应该把世界上一切问题拿到这个世界机构里来解决，其中有许多问题现在是在联合国组织以外寻求解决办法，有的是在会议上，有的是在战场上。印度尼西亚政府积极支持达到这一目标的努力。这种解决问题的途径，其有益的含意，也许在明天还感觉不到，但是，我们如朝着相反的方向前进，这就一定会产生不可预见的后果。在我们朝着履行和维护在这里作出的决定进一步前进的时候，我们同时也正是加强联合国机构。

29. 作过这些评述后，我要最后讲完我们对于解决这个迫切问题的不大的贡献了。我的政府的目的有两个：我们希望使联合国的指示能够执行来加强它的机构；与此同时，我们同样关心着履行我们对西南非洲人民的义务和保证，帮助他们在为自由和自决而进行的斗争中取得成功。

30. **主席：**在我的名单上，下一个发言的是赞比亚的代表。按照安理会的决定，现请赞比亚的代表到安理会议席就座。

31. **曼达先生（赞比亚）：**主席先生，首先我最诚恳地感谢你给我在安理会上就当前这个严重问题发言的机会。我也要感谢巴基斯坦的代表对南非拒不履行早已作出的决定所造成的目前形势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感谢他代表联合国西南非洲理事会在上星期五（第一三九一次会议）如此干练地提出了这个事件。赞比亚也是这个理事会的代表之一。

32. 联合国是非常了解南非拒不履行这个世界机构的决定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不愿花费安理会太多的时间。我只想和其他会员国一道，对南非拒不履行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的安全理事会第二四五（一九六八）号决议表示愤慨。我还要澄清赞比亚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

33. 南非虽是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却从来没有感到有责任遵守这个世界机构的宪章。它已经违犯了世界人权宣言的几乎每一个条文；它已经把道德标准本末倒置——这一切都是以西方文明的名义、以基督教的名义和反对共产主义的名义来干的。全世界现在该明白了，南非政府说的“共产主义”就是指反对那穷凶极恶的种族隔离政策。在南非，“共产主义”一词是用来作为反对自由、正义和人类尊严的一种诽谤特技的。我认为，如果南非政府真正赞成那些道德标准，那么那些信仰道德标准的人，就有理由表示关切，因为南非当局正是以这些道德标准的名义，做着许许多多的坏事。

34. 南非当局不可能希望从被他们如此残酷压迫的人民那里得到信任。他们不可能希望从他们企图阉割并使之变成只剩下双手的人们那里得到尊敬。而且，南非当局知道得非常清楚，受压迫的人民不需要用任何理智的分析才知道谁是他们的压迫者。因为四十多年来，南非政权种下了仇恨，也收获了仇恨，并且正在并继续种下仇恨。只要他们仍保持这种种族隔离政策——一种种族优越的政策，即统治民族的政策——他们将还会如此。因为古代的智者说过，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一小撮种族主义集团正在使南非黑人居民的生活日益困难，这已足够坏的了。可是，我们认为，使在联合国直接保护下的西南非洲居民的生活陷入困境，那就更悲惨了。

35. 安理会现在面临着这种可悲的局势，就是这种非人道的种族隔离制度正在扩大到一个由联合国直接负责的地区内。我国代表团感到，这就足够成为本安理会的一种推动力来使言行一致起来。

36. 问题显然是这样，联合国不能半途而废。安理会在上个月已经决定，在比勒陀利亚对西南非洲人的审判是非法的，现在就有义务把这个事件作出合乎

逻辑的结论。现在非法拘禁在南非的人们必须予以释放并送回他们的本国。

37. 提醒安理会应负的责任，这不是我的任务；它的责任是很清楚的。安理会就在上月一致通过了第二四五（一九六八）号决议，宣布在比勒陀利亚审判西南非洲人是非法的，并要求释放和遣返有关人员。南非政府以藐视的态度把这个决议扔进了废纸篓里。我认为，不管用什么借口来解释本安理会的某些理事国在反对种族隔离的整个问题的措施上缺乏兴趣，现在那些借口再也不能用了。与种族隔离的整个问题相比较，这是个简单的问题。实际上，它是安理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所辩论的最简单的问题。毫无疑问，如果南非不履行安理会的决定，安理会就需要采取强制措施。再多的呼吁决议也只能被南非政府轻蔑地加以对待。就象已经正确地指出的那样，南非当局已经表明他们将不会接受劝导、诉诸理智，必须强迫他们履行联合国的决定。这就是实际情况，如要避免失败及其后果，就必须记住这一点。

38. 最后，我要说明我国政府的政策是和平的政策。但是，在人们受到压迫，联合国的决定竟泰然置若罔闻，人民是受武装力量的管制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和平的。我要讲，如果世界上没有这种压迫人的政权那就好了。象我早先的讲话中说过的，我认为安理会现在必须对在比勒陀利亚拘禁着的西南非洲人这一事件，采取十分坚决的行动。

39. **主席：**在我的名单上，下一个发言的是土耳其的代表。现在请他到安理会议席就座。

40. **埃拉尔普先生（土耳其）：**主席先生，首先，让我感谢你和安理会的代表们，给我这个机会对西南非洲被拘禁者的问题深刻地表明我国代表团的观点。

41. 我国代表团对南非公然蔑视国际社会，在非法审讯后，并按照它的恐怖活动治罪法向有关的西南非洲人治罪这一事实，表示惊愕和愤慨。这种恐怖活动治罪法由于与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世界人权宣言相违背，已被整个国际社会所拒绝。

42. 考虑到安全理事会在短期内再一次要对这个基本上是人道主义问题也同样是一个政治问题和法律问题的事件进行讨论，确实是遗憾的事。

43. 遗憾的是，因为这三十三位西南非洲人的定罪，是明目张胆地侵害了他们的权利，是侵害了西南非洲领土的国际地位，并且是坚持蔑视大会的决议；在一个外国，由外国的法庭根据外国的法律，他们是以根本不是罪行的所谓罪行定罪的。我们现在面临一个严重的局势，因为这个重要机构根据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第二四五（一九六八）号决议一致作出的决定，明确地要求释放和遣返在比勒陀利亚非法囚禁的西南非洲人，而竟被置之不理。

44. 回忆起大会第二三二四（二十二）号决议中也曾有力地谴责了在比勒陀利亚对西南非洲人的非法逮捕、流放和审判，并要求南非政府就此停止这种非法审判，释放和遣返西南非洲人。

45. 对那些西南非洲人进行审讯和定罪的方式和所依据的法律，无论如何不能加以宽恕。为了镇压政治活动的目的而制定有追溯效力的法律，这种做法无论在联合国任何机构面前，都是无法辩护的，而且是与正义的基本原则极不相容的。因此，它必将遭到一再的谴责。但是，目前世界舆论要求更高一些，而不仅仅是谴责。

46. 在大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接近全体一致地通过划时代的第二一四五（二十一）号决议时，我国代表团是共同提案国之一。在第五次特别会议上，我国代表团再次共同提出了第二二四八（S-V）号决议。这个决议成立了联合国西南非洲理事会，现在我们怀着明确的目的和责任在这个理事会里从事工作。

47. 就我们看来，既然南非的托管权已永远终止了，南非政府就没有任何合法权利来管理西南非洲领土。这个领土总的说来是归联合国负责，具体说来，是归西南非洲理事会负责。

48. 因此，我国代表团以及其他十个西南非洲理事会的理事国和联合国的亚非会员国一道，认为要求召开这次安全理事会的紧急会议是合适的，为的是能立即采取有效行动，保证释放和遣返在拘禁中的西南非洲人。

49. 在西南非洲问题上，我们的毫不含糊的立场已由土耳其共和国总统在去年四月向联合国亚非集

团成员国的讲话中作了有权威的表示。苏奈总统强调了西南非洲问题对联合国的重要性，他说：

“我们负责处理的这个问题，不仅对联合国是个挑战，而且对人类良心也是个挑战。全世界正拭目以待的是：为了一个目的而真正团结起来的绝大多数国家，是否也能为了实现这一目的的实际办法团结起来。”

50. 所谓西南非洲被囚禁者的问题，只是摆在联合国面前的整个问题中的一个方面。我愿和我的同事们一起，敦促安全理事会去做一切必须而又可能做的事情。

51. 前面的发言人已提出了处理这一紧急事件的一些实际办法，每一种办法都有一定的优点，或许也有某些缺点。我国吁请安全理事会运用其智慧，按照宪章寻求最直接有效的途径，给西南非洲被囚禁者以紧急支援。他们已经成为一场充满危险的政治棋赛中的不幸的卒子了。

52. **主席：**在我的名单上，下一个发言的是南斯拉夫的代表。现在请他到安理会议席就座。

53. **亚齐奇先生（南斯拉夫）：**主席先生，我要向你和理事会其他代表们表示我国代表团的感谢，感谢你们让我们能对这一重要问题发表我们的意见。从一开始，南斯拉夫就积极参与了联合国为寻求西南非洲问题的公正解决所作的努力。作为联合国西南非洲理事会的成员，我们认为我们有责任为实现联合国有关该领土的决议中所体现的目标作出贡献。

54. 我国代表团，象西南非洲理事会的其他成员一样，感到必须要求召开一次理事会的紧急会议来审议最近南非罪恶昭彰地拒不履行安全理事会第二四五（一九六八）号决议的问题。这个决议就是要它停止非法审讯和释放一群西南非洲人。对三十三个西南非洲人——民族解放运动的成员——判处重刑一事，已引起国际社会的愤慨和几乎一致的谴责。在理事会的辩论时所表现出的震惊和严重关切是完全正当的，因为南非最近的蛮横行为乃是粗暴地侵犯最基本的人权，粗暴地违反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

55. 这一群西南非洲人是从他们的本国抓走，在一个外国受审，并按照所谓恐怖活动治罪法，²也就是一种恐怖主义法对他们作非法的判决。这样做的原因是很清楚的。南非政权是正在企图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消灭一切抵抗，并达到完全征服西南非洲人民的目的。

56. 根据南非最高法院法官的声明，这群西南非洲爱国者的所谓罪行是什么呢？在他宣判以后所作的声明中，他说：

“我现在要尽可能简要地引述某些文件中的语句来支持我们对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目的的调查结果。

“首先，反对南非政府及其种族隔离制度，反对包工契约、班图教育、班图斯坦及在我国国内对中国人民的直接和间接的奴役。

“第二，要将我国置于联合国的监护之下，作为达到独立的第一步。

“第三，要促进实现每个社会所具有的天赋正义和民主原则。

“第四，要促进实现非洲积极中立的原则。

“第五，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将动员全国人民，以全力不断地反对采用班图教育、班图斯坦，反对把我国人民迁离他们传统定居的土地（包括保留地等），并拒绝在所谓国家所有的地区内现在所作的安置。”

57. 对这些西南非洲人的所谓罪证，不需要作任何评论。因为这些原则只是表明了西南非洲人民对自由和独立的自然愿望。

58. 在安全理事会第二四五（一九六八）号决议中，安全理事会注意到大会第二一四五（二十一）号和第二三二四（二十二）号决议，实际上已第一次负责处理有关西南非洲的问题。我们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安全理事会有关西南非洲问题的责任与权限已因此得到肯定。自从第二十一届大会以来，西南

²禁止恐怖活动、修正刑事程序法并规定其他有关事项的法案。一九六七年第八十三号法案。

非洲就应由联合国直接负责，南非对它已没有任何合法的权力。

59. 我们坚信，安全理事会义不容辞地应坚持执行第二四五（一九六八）号决议。首先，南非应因它的这种行为受到强烈的谴责，我们应明确地要求它立即无条件地释放和遣返西南非洲人。此外，鉴于过去的经验和比勒陀利亚政权对待联合国的众所周知的立场，我们认为，如果南非再不履行这个尚未执行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安全理事会就应考虑采取有效措施，包括载明于宪章中的强制措施在内。

60. 我们看来，安全理事会现在辩论的问题，是个更为广泛的问题的一部分，因为事关西南非洲前途的重大问题。南非最近的这种蔑视，只是反映了其政策是坚持不顾联合国旨在解决非洲南部当前尖锐紧迫的问题所作的一切努力。直到现在，比勒陀利亚的统治者还没有表示愿意放弃其对联合国决定的这种否定态度，而这些决定的目的就是要使西南非洲取得完全独立。在这方面，我们觉得安全理事会也应号召每一个会员国，特别是那些与南非有着广泛的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大国，施以最大限度的影响，使南非放弃其现行政策。

61. 因此，我们认为重要的是，在审议这种非法审讯时要记住所有这些方面的情况。现在时候已经来到了，即联合国，尤其是安全理事会要更加坚决地行动起来，制止南非对联合国和整个国际社会的不断蔑视。否则，我们将会非洲和其他的地方遇到更大的困难和潜在的危险。

62. **主席：**在我的名单上，下一位发言的是哥伦比亚的代表。现在请他到安理会议席就座。

63. **梅迪纳先生（哥伦比亚）：**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感谢你 and 安理会的代表们，感谢你们愿意听取哥伦比亚对这一问题的意见。

64. 我国代表团只想说，我们完全同意在安理会上联合国西南非洲理事会的其他代表团成员就需要和应当由安全理事会采取它认为合式的措施，使它上月的第二三五（一九六八）号决议中所作出的决定得以实行所提出的意见和论点。这个决议是与南非非法审讯西南非洲人的问题，亦即大会第二十二届会议以压倒多数通过的第三二四（二十二）号决议所处理的问题有关的。

65. 我国代表团确信，安全理事会当时同意的措施——大会在成立联合国西南非洲理事会的决议中所设想到的措施，将会使这个理事会更容易有效地实施委托给它的托管权。

66. **主席：**因为名单上再没有发言人了，我提议休会。下次会议将在安理会所有的理事国认为适当的日期和时间举行。安理会在下次会议上还要继续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为此目的，我将照例进行磋商。我也相信，与此同时，各代表团也将利用进行磋商的机会作提出决议草案的准备。

下午五时二十五分散会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

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